

这一生，我们能否有幸与“完美”不期而遇？

言青 / 著

天使树



平凡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美丽邂逅

遇见天使树

见证世间最美好的灵魂与最高洁的心愿

让“完美”不再成为空谈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天使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树/言青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08-1179-1

I. ①天… II. ①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1435 号

天使树

作 者 言青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79-1
定 价 32.00 元

我庆幸，我出生在古老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我感谢，我的祖先为我们造就了丰富的语言文字。我就像一棵小草，刚刚经历了寒冬的侵袭，渴望温暖的沐浴那样眷恋着它。我饱蘸着它的醇厚和多彩，描绘着我的生活和青春，记录我一生中这段不同寻常而又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9
第四章	58
第五章	76
第六章	99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16
第九章	126
第十章	140
第十一章	163

第十二章	175
第十三章	191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8
第十六章	226
第十七章	239
第十八章	261
第十九章	277
第二十章	287
第二十一章	303

第一章

原先我以为，我的大学生涯就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我将平静而成熟地踏入社会。可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打碎了我这颗平静的心。也许，不平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我不会预测未来，但我相信我的直觉，和眼前正在发生的故事。

那是过完了一个热闹的春节之后，我又回到了大学校园的第一天，也是我们新学期的第一个早操。

一阵刺耳的铃声把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我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这还算高大的“人”字立了起来。虽然，离开了温暖的热被窝心中感到难过万分，但我还是能够较好地控制住我的这点惰性，不像我的邻床王成宝自控能力那么差。这位高（高脂肪的高）才（宽身材的材）生（生猛海鲜的生）可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也正因为他的能吃能睡，才造就了他现如今白面包式的身躯。他捂被窝的工夫使得他总是事事迟到两分钟。为此，我们大家想出了一个灵验之举，即：不管天有多寒、地有多冻，只要铃声一响，就无条件地没收他身体周围所有可保温物品，从而就可轻而易举地让他从床上蹦起来。那一刻，他那一双惺忪的小眼，和在空中乱舞的胖手的姿态，活像一个梦游神。这也早已成为我们宿舍里人们习以为常的一道滑稽而有趣的风景。王成宝有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开了一家装饰材料公司，又正赶上全国人民装饰家居的疯狂年代，他的家因千家万户的美丽而暴富。正所谓美化了别人，丰富了自己。舒适的生活造就了他从不知愁的乐天性格。他整日的风趣和满嘴的幽默，成了我们这间小屋欢乐的源泉。再加上他胖墩墩的外形，“国宝”便成了他的代名词。

“喂，起来啦。”我举起手来，拍了拍我的上铺黄小波。“黄色波儿，昨晚一个劲地播报你的黄色新闻，今儿没精神了吧。快起来，还吹牛说早晨能第一个起呢，怎么现在又成癞皮狗啦。”

“哎，你凭什么说人家是癞皮狗，人家明明是花皮花心的斑点狗嘛。哈……”

“好啊，刘小刚。”黄小波一翻身坐了起来。“开学第一天你就刺激我。你这样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他边说边穿衣下床。看到王成宝仍纹丝不动地躺在被窝里，顿时冲着我不满地说道：“好啊，穆焱。我还以为我是最后一个起来的呢，原来咱们的老车长还在这里呢。你干吗叫我叫得这么急。”

我套上毛衣，走到王成宝跟前。“哎哎，鸡都叫了，该下地干活了。”因为他是个老电影迷，平时话中总会有一些经典台词出现。所以，我们也深受其传染。看到我的话不起任何作用，我便抓起他身上盖着的被子，顺手扔到黄小波的床上。

王成宝仍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两只胳膊紧抱着弯曲的双膝，像是运动员在做高台跳水的动作一般。

黄小波：“完了，完了。周扒皮都叫不动他的打工仔了。”

“哦……”刘小刚趴在王成宝的耳边，学着公鸡打着响亮的鸣，而后迅速地躲到一边。

“哈……欠……”王成宝慢慢地坐了起来，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他接着黄小波的话说：“他呀，何止是周扒皮啊，简直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穆仁智。”

“哟，他要是穆仁智，你不就成了喜儿了吗。”刘小刚插话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王成宝马上冲着刘小刚道，“归根结底，你也只能算是周扒皮的小老婆。”

黄小波讨好地说：“对对，都不是什么好人。喜儿，就让我做你的大春哥吧。有我在，看谁还敢欺负你。我和喜儿……哎哟。”他的话刚说到一半，便捂着肚子咬紧牙。“喜儿，我不能保护你了，我得去 WC。”

“你不能走，大春哥。”看到黄小波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王成宝立刻来了精神。他细着嗓子，踮着脚尖，双臂张开挡在黄小波的面前。“亲爱的，你不能走，我一分钟也离不开你啊。”

“哎哟，我不行了。我肯定是昨晚受凉了，我要控制不住了。”黄小波弯着腰，艰难地往前闯。

王成宝更加坚决地拦住他的去路。“大春哥，你可不能走啊。乡亲们，不要让大春哥走啊。”

“对，胖喜儿，不能让他走。”

“咱们还得一起对付穆仁智呢。”

屋内其他人也响应地站到王成宝的身后，形成了一堵厚厚的人墙。

“哎哟，我……我实在撑不住了。”黄小波用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捏着屁股，哀求着：“快点让开，让我出去。哎哟，要出人命了。”

王成宝还是站在那里不罢休。“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喜儿，你是大春哥。看你这副样子，怎么像是要生孩子了一样。”

“对，刚才绝对是把角色安排错误。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喜儿呢。”刘小刚指着黄小波说。

“你们再不让开，我可要现场直播啦。你们……一边玩去吧。”忍无可忍的黄小波一阵发狠，用头猛地一冲，推土机般将面前这堵人墙推开，终于开出了一条狭路，便撒腿向卫生间奔去。

“哈哈，大春逃跑了，大春把喜儿甩了。”

“我的命好苦啊。”被黄小波推到门外，且只穿着裤衩的王成宝说着话回到屋里。又伸出胖胖的兰花指，冲着我道：“狠毒的穆仁智，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把他的那双臭袜子扔到他的脸上，“你把它套到头上我就更满意了。快穿上你的这些遮羞布吧，就是现代的喜儿也没有你这么开放的，穿着三点式就去追帅哥。”

“当然啦，现代的喜儿只需要穿三点式，头上用不着套长筒袜，就这么往那些企业家、银行家们面前一站。”说着，他做了一个娇媚的造型。“保证那些人会像自动取款机接收到支款信号一样，把钞票没命地往外掏。”他又开始做着一连串夸张的动作。

“行啦行啦，别自作多情了。就你这副尊容，就是掏给你的那也肯定会是假钞。”我把他的肥裤子又扔给了他。“快穿上走吧，今天可是开学的第一天，校长要亲自训话的。小心被点名啊。”我穿戴完毕，首先离开了这个属于我们男生的世界。

“哎，等等我，‘穆仁智’。”我身后传来王成宝的叫喊声。

我在楼梯口停住脚步，等了王成宝一会儿，仍不见他的身影，便随着涌动的人群往楼下走去。

我们是住在宿舍楼的五层，楼梯上的人还不算太多。但到了四楼以下时，人就显得有些稠密了。引颈向下望去，那黑压压的人头就好像有组织的蚂蚁大军，在为搬运过冬食物而匆匆忙碌。等我走到了一楼时，又被出口处停滞在那里的人们堵住了去路。

楼外深厚而浓重的弥天大雾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大家禁不住驻足惊叫起来。

“哇，好大的雾啊！”

“是不是看错表啦，现在到底是几点钟？”

“该不会是哪儿失火飘过来的浓烟吧。”

“啊，真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才叫伸手不见五指呢。”

“好一个恐怖的早晨啊！”

“穆焱，怎么啦，怎么都不走了。”排泄完污秽的黄小波挤了过来。“啊，好一个黑暗的黎明。虽然恐怖却充满了浪漫。这倒是谈恋爱的好天气。”他又三句话不离本行地发表着他的恋爱理论。

“哇，有没有搞错啊！”王成宝也挤上前来。“这不会是周扒皮重生，半夜鸡叫吧。”

的确，虽然已是清晨，但大雾把黎明的那丝曙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只把抹着浓雾的黑暗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在这短暂的惊叹和恐慌过后，犹豫的人们开始有人带头冲进雾中。

“为了祖国，冲啊！”

“共产党员跟我来！”

人群开始涌出楼外。

王成宝也学着英雄手握爆破筒的样子，高声喊起来：“穆焱，黄小波，跟着我。为了祖国，冲啊！”他夸张地向前一跃，像个圆圆的肥皂泡，在我眼前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毫无防备地被他这用力地一拉，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紧随着他跌下台阶，刹那间，就被眼前的黑暗包围起来。

“‘国宝’，你给我回来。”我冲着四周高墙般的大雾叫道。

“穆焱，是你吗，没事吧。”是黄小波的声音。紧接着他的一只手将我从地上拉起。

“我没事，这个‘蛋白质’，快成神经质了。”我嘴里嘟囔着站起来，下意识地扯了扯衣襟。“走吧。”便同我的这位上司（他在我的上铺）一同向前走去。

黄小波来自与我们这座城市较远的一个港城。父母都是为人严谨、疾恶如仇的警察。而他们的儿子似乎丝毫没有继承他们的这些优良品性。黄小波善于交际，为人圆滑，是一个少有的多情种。他凭着这一特长，在入学的第一年便把自己打扮成一条名贵的“热带鱼”，在女生们温暖的爱情海洋中畅游。关于他的这种绯闻总是接二连三地在校园内流传。“如鱼得水”这句成语就是专为他定做的。王成宝总是这么讥讽他。他的相貌虽算不上英俊，但那张奶油小生的脸面，再配上精灵的头脑，和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大大地赢得女生们的青睐。同时，也得到了男生们“黄色恋情一波儿波儿”的编排和耻笑。特别是王成宝专为他编了一首成语诗，深得大家的喜爱。

诗曰：长得如花似玉，穿得如花似锦；分别如坐针毡，相见如获至宝；谈得如胶似漆，想得如狼牧羊；貌似如饥似渴，实则如狼似虎；誓言如雷贯耳，诺言如泣如诉；心中如意算盘，全部如法炮制；你若如有所失，我便如鱼得水；起初如痴如醉，最终如梦方醒。

这便是王氏绝句“如是歌”。

对于同学们的议论，黄小波并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乐此不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小波对自己的外表要求非常之高，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这也难怪，因为现在的女孩大都注重男子的外表，黄小波这也算是投其所好吧。对于自己削减菜金换来的名牌服饰，他从不感到吃亏。尤其是对自己那头黑发，更是爱护有加，甚至不惜重金修理。凡是广告上的产品，每一种都会及时地抹到他的头发上。他的发型虽不及画家、艺术家那般飘逸，但也比起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要潇洒了许多。就他这一天照千遍镜、梳万遍发的习惯，也是让从不留长发的王成宝最为反感的。为了能够保住这头标志着风度的长发，他是宁愿假期在外辛苦打工，也不愿回家被父母逼着剪去这分潇洒。

那是在他和第“n”位女友告吹之后，我郑重向他指出：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改掉这一伤风败俗之恶习，就要面临被学校开除回家的危险。那么，十年的寒窗苦读，今生的远大前程，父母的一片苦心，都将化为泡影。起初，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以为然。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是上天赐给的，谁也无法把它们从人类世界中驱除掉。”他说。

“但是，我们是能够控制它的。因为人类是有伦理、讲道德的动物。这就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处。”我说。

“怎么控制，请你指教。需要割断哪根神经？”他又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来。

“我们是大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我并不在乎他的态度。

“哼。不愧是学生会主席。两排牙齿像铁轨，跑得全是正道理。学生以学业为重这是当然，可是七尺男儿谁能保证不被美女和情感所惑？你能？你能保证你在大学期间不恋爱吗？”

“如果我能，你会怎样？”我盯着他，认真地说。

“我当然照着你的样了做啦。”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想，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一定很后悔。

虽然我们没有立下军令状，但双方足够响亮的击掌声震动了我们的每一根神经，让我们记下了彼此的诺言。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关黄小波的绯闻风平浪静了。渐渐地，人们对他的关注也淡化了。为此，他并未对我有所感激，而总以“成熟的、悬浮于血浆中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来讥讽我。而我便将“畸形的，即使在同一环境，外形仍多变、毫无规则可言的白细胞”回赠与他。那段时间，“红细胞”“白细胞”又成了我们俩人的代名词。

天依然的黑暗，像是天空为大地泼了一层墨水。我们像盲人一般小心地移动着脚步。“黄小波，黄小波。”只一会儿的工夫，我就与黄小波失去了联系。

对于天气，我较偏爱雨雪风霜。因为它们并不像太阳、月亮那样每天都有规律地出现。而且，身在风雨中，总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趣和遐想。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少有的大雾弥天，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和浪漫无限。记得小时候外婆对我说过，在雾中行走的人，如果伸手抓到了异性，那就是你的终身伴侣。所以，从小到大我总是盼着在大雾里去寻找我的另一半。但事实上，每场大雾我都能把眼前的人或物清晰地分辨开来。同时，我也不愿意我的另一半过早地出现在眼前，那样又会让我失去许多美好的幻想。

我凭着直觉向左拐了个弯，这便是男女生宿舍区共同通往操场的必经之路了。到了这段路上，我便更加小心谨慎起来。

“‘国宝’。黄小波。”

“哎，穆焱，我在这儿。你在哪儿？”我听到王成宝的声音从前方传过来。

“等等我。”我说。

“穆焱。快点啊。”

“太黑了，我不敢走啊。”话音刚落，我便与站在我面前的王成宝撞了个

满怀。

“sorry.”

“你也小心点，别撞到我们的师妹了。”王成宝说。

“知道，知道。”我说着，更加小心谨慎起来，也实在是担心两眼一抹黑地撞上雾中之花。万一真像外婆所说的那样，抓到了一位无才无貌、无品无德的女子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岂不后悔一生啊。即便不去揣摸外婆的预言，我的担心也是正确的。因为就在此时，前方传来了女生惊慌的尖叫，和男生的道歉。

“哎哟，是谁呀。”

“对不起，对不起。”

“你踩着我的脚了。”

“对不起。”我们听到了黄小波的声音。王成宝马上不甘寂寞，学着女生的声音道：“哎哟，你踩完了人家的脚，干吗又拉住人家的手啊，流氓。”

黄小波听到了王成宝的声音，停了下来。“‘国宝’，你别在这里瞎掺和。”

“哎哟，真是的，耍流氓还不让人家举报啊。”

“你别叫，会引起误会的。”黄小波有些着急地说。

“就是吗。”我说。

“哟，踩着我了，鞋后跟快踩掉了。”我的话音刚落，身边又传来女生的惊叫。

“对不起，对不起。”

“鞋踩坏了，你赔啊。”

“我赔，我赔。”

听着这些对话，我庆幸着自己的小心，也不住地窃笑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一幕。也许，这一鞋子索赔事件会引发一场海枯石烂的爱情故事呢。这也许就是外婆的预言所致吧。我一路上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老天作证，偌大的操场才是浓雾最好的聚集地。那椭圆形的跑道、规矩的篮球场、并列的高低杠，和没有守卫的足球门，都被大雾笼罩了。所有的同学都找不到自己班级的位置。人们不时地高喊着、呼唤着，那尖叫声伴着叽叽喳喳的抱怨，俨然像是在人声鼎沸的农贸市场。

“王成宝。‘国宝’。黄小波。”只一会儿的工夫，我的两位室友又不见了，仿佛一下子融化在大雾中。

“‘国宝’，‘国宝’……”

“我在这儿，穆焱。你在哪儿？”终于，我听到了王成宝的回音。但我仍无法辨清他所在的位置。

“‘国宝’，我在这儿。”我想，对于我的回答，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我茫然地站在不熟悉的人群中，和许多人一样地在左顾右盼，希望能辨认出几个在大脑中有所印象的面孔。一时间，操场上混乱得像个露天大舞台，那上面正在上演着一出无人导演的闹剧。这出闹剧的动作就是瞪大眼睛辨认、寻找，身体不经意地相撞，台词就是人名和 sorry。

“我看这种鬼天气最好还是待在屋子里。”身边一位男生说道。

“就是，要是谁想在这儿设个陷阱，准保客满。”另一位男生附和道。

“像这种天气，你说会不会有鬼魂出现？”

“会，肯定会。人们不是常说鬼天气、鬼天气的吗，说的就是这种。”

“对呀，你没看见吗，不管是电影里还是电视剧里，魔鬼出现之前都是这样妖气十足的。看来这是有一定的生活根据的。”

“对，就是这样。哦……”说着，那男生换了一副声音，卡着喉咙，发出长长的、怪异的腔调。

“呸，鬼话连篇。”紧挨着他们的女生首先提出了抗议。

“就是，胡说八道。咱们走。”女生厌恶地唾了他们一声，离开了那两位“恐怖主义”的代言人。

“看，害怕了。嘻嘻。”

“真是的。好啊，姿色大减，恐惧大增。”两位男生得意地嬉笑起来。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之时，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体育老师洪亮的声音。“同学们，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雾很大，大家不要乱，找不到自己班级的同学就地排好队，咱们马上开始新学期的第一个早操。”

听了这段话后，闹哄哄的操场平静了许多。按照学校的惯例，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全体师生都要聚集在操场，围场慢跑四周，而后校长训话。接下来便是举行升旗仪式。而每年开学的第一个早操，我们这位嗓门比个头高出许多的体育老师，总要代表校长对学生们演讲一番。他的大嗓门是我们公认的世界级男高音。如果他的唱功也能达到这个高度，肯定能与帕瓦罗蒂并驾齐驱。所以，我们私下里都叫他“罗蒂老师”。

“全体稍息，立正！”“罗蒂”老师对着话筒发号施令时，更让人感到他那

音域的洪亮和宽广，是根本不需要经过高音喇叭来扩充的。也许是今天的大雾挡住了他的视线，高谈阔论的情绪受到了压抑，他竟然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演讲机会，让人既感激大雾的降临，又感到稍稍的不适应。但不管怎样，新学期的早操开始了。

东方现出了一丝鱼肚白，它并未让人们看清周围的景物，反而令人感到眼前的大雾更加的浓重了。在这种迷茫时刻，大家开始围场慢跑。操场上的跑步声由起初的杂乱无章，逐渐变得整齐而有节奏，吵嚷声也被淹没在其中。

我紧紧地跟着前面的同学脚步，以免掉队或迷失方向。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是谁撞倒了前面的同学，在倒下去的同学还没有来得及抱怨和站立起来的时候，后面的队伍相继涌了上来。结果，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被绊倒在地、被踩在脚下、被压在身底的情景，队伍再一次出现了混乱。那些倒在地上的人像一个巨大的吸铁石，不停地把后面那些不知所措的人吸到它的周围。使得这人堆的面积越来越大。直到前方的惊叫响成一片，后方的人们才莫名其妙地停止了行进。

幸运的是，我刚刚倒在地上，就被一双有力的大手位了起来。“谢谢。”当我试图辨认一下此人的面孔时，那人的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人群中，只留下他洪亮的声音。“同学们，快散开。”

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不停地拉起倒在地上的同学，嘴里也高喊着：“快起来，赶快疏散开。”然而，我的声音像六月里的雪花，瞬间便被惊叫声淹没了。

又过了一会儿，喇叭里传来了“罗蒂”老师焦急的声音。“大家赶紧疏散开，不要乱。”至此，倒下去的同学很快地被拉了起来，有些感觉不舒服的同学找到空地上，像是刚从梦中醒来，坐在那里试图分辨出现实与梦境。“同学们，请马上疏散开，尽快离开操场。”“罗蒂”老师得知了事态的严重，再一次高喊起来。“留下一部分同学把受伤的同学送到小会议室去。”于是，有人开始搀扶坐在地上的同学，并护送着他们离去。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战争片中常出现的镜头。只不过这清晨残存的黑暗遮住了观看全景的视线，浓雾把“战火硝烟”吞噬了罢了。

当我不停地把一位又一位学生从地上拉起，并送到救助队员手里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瘦弱的身体，在那团黑色的边缘无助地蠕动。他企图摆脱目前的困境，但因势单力薄，做出的努力并未成功。黑影就像座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身

上。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原本以为能够像救助其他人一样轻易地将他拉起。但他的身体像是被一个巨大的磁铁吸住了一般，虽经过努力，他并未离开那个倒下的集体。我这才发觉，他身体的大半正承受着另外一个人的重负。于是，我先将那人拉起后，再一次握住他的手，用我目前尚存的余力将他拉了起来。也许，我过于急躁、过于用力，在他脱离了困境的同时，我感觉到那手臂的骨质里传过来异样的震动，这震动向我输送的是软组织受到损伤的讯号。就在他配合着我的帮助站立起来时，我与他的手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一时找不到平衡而跌倒在地。他也因我的用力过度，使刚刚直立起来的身体又倾斜下去。“哎哟。”听到这声痛吟我才发觉，原来这是位女生。我顾不上多想就急忙起立，又一次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了起来。在我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示歉意和问候时，她转过身来，抬起了头。于是，我们清晰地看见了彼此的面容，我那只搂在她腰间的臂膀也触电般与她分离开来。她的身体又一次因为突然失去支点而倾斜，整个人像站在波涛汹涌的船板上摇晃起来。我只能再次伸手抱住了她。恰在此时，两位女生及时赶到，强盗般地将她从我的怀里抢走，继而消失在浓雾中。

我的目光追逐着她们的背影，神情尚未从刚才的惊诧中摆脱出来。是她？这个我用力过猛而救出的人，就是我的同班张银杉。刚才我们那么近距离的接触，不仅看清了她微微紧蹙的眉头和抖动的嘴唇，甚至真切地感受到了她那清香的气息。猛然间，我想起了外婆的预言。难道，我的未来就如此这般地拉开了序幕？平淡的日子因这一瞬间离我而去？难道，这位女子就是我的另一半吗？为什么我要一次又一次地用尽我的全力将她拉起，并拥入我的怀抱？这就是缘分，还是命中注定？我是一名医科大学的学生，当然相信科学。可世上有许多事情用科学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此时的心情。我好像还握着她那只轻柔的、带着凉意的手，那骨节间的响动似乎还在耳边震荡。她的蹙眉、她蠕动的双唇、她略带痛苦的眼神、她瘦削的身躯，这些仿佛拼成了一幅画面，在我的眼前晃动。虽然我与她同窗几载，但在这之前却从未过于在意她的存在。只因为这个特殊的早晨和恼人的大雾，才使得我如此这般地失魂落魄，如此这般地忐忑不安。我像掉进了更加浓重的迷雾中。

就在我愣在那里胡思乱想时，一只求救的手拉住了我，我又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也是我的同班——刘青青。她那双钻石般明亮的大眼睛，此时也只能无奈地张着一条缝。那平常大喇叭似的嗓子，此时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声

音了。

“救，救我……”这位平时高傲得像公主的人物竟也有站不起来、需要依靠别人的时候。

“请过来个人帮帮我，这儿有位女生需要帮助。”我左顾右盼地喊道。身边的人像是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一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救救我，穆焱。”刘青青认出了我。她紧紧地抱住我的腿，仿佛要把我的这个肢体从我的身躯上卸下来一样。我顾不上想其他，急忙蹲下身子。“刘青青，你感觉怎么样？坚持一下，我送你到会议室。”我用双臂将她托起，躲避着纷乱的人流，向着操场南面的小会议室走去。

雾，弥漫着。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却是如此地无视我们的存在。脚下的草皮像是一条逆向行驶的电梯，我走啊，走，却总也走不到头。我怀疑我是犯了方向性错误。

天，不知不觉地亮了许多。操场上的慌乱还在继续，那间小会议室像是长了脚似的在跟我赛跑，让我总也追不上它。迎面而来的人又总是幻影般的一闪而过，对于我一个男大生抱着一位年龄相当的女生视而不见，仿佛我们是穿着皇帝的新装一般透明。此时的刘青青虽然身体瘫软无力，但那只搂着我脖子的手却威力无比。那股力量似乎能撕去我的皮肉，直接将我裸露的颈椎握在手心。也难怪，此时的她满面痛苦，我就像是她漂泊在汪洋大海上一根救命的桅杆。

“哎，同学，请你们……”我试图将刘青青交出去，而两位迎面过来的女生只是用手指了指前方，便径自离去，丝毫没有像刚才救助张银杉那样积极，更没有要把刘青青从我的怀里抢走的意图。我无望地瞟了瞟脸色苍白的刘青青，将她有些下沉的身体向上托了托，为双脚加了些力量，便踏上终于在眼前的会议室的台阶。

学校的小会议室是教授们商议教程、研讨学术的专用场所。里面虽不大，但整洁、舒适而紧凑。紫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收缩在每一扇窗边，像一个个训练有素的少女，婀娜妩媚，亭亭玉立。那些排列整齐的长条桌上罩着淡蓝色的桌布，仿佛是飞机在蓝天划出的条条安全跑道。但此刻那上面早已躺满了学生，几位教授在他们中间穿梭着，检查着每位被送到这里的同学身体的情况。不知是谁把投影仪打了开来，将走动的人们的身影不时地映在演讲台的幕布上，就好像哪位粗心的放映员在播放一段失败的胶片。